

譯後記

至今還清晰地記得這部譯文集初次醞釀的情景。那是 2015 年的酷暑之際，我與冠明兄還有很多學界同仁一起去上海參加金華老師組織的佛教暑期班。當時他是暑期班的導師，而我祇不過是參加其中的學術會議而已。那時我們已是兩三年未見，再加上會議的地點頗為偏僻，能得一面，就總有聊不完的話題。是以每天早中晚飯，我們都總是湊在一起。還有傍晚飯餘，也總會在周圍散步聊天。

不知是何因由，我們突然想到了可以將他到那時為止的論文都結集，並由我來譯出付梓。當時還在復旦大學的孫英剛兄聽聞此議，也慷慨地提出由他來解決出版經費問題，並代為聯絡出版社，這也就使得此書的翻譯最終有了著落。

返回新加坡之後，新學期開始，忙完雜事，我就在 9 月 5 日給冠明兄去了一信，同時附送了金華老師與當時正在耶魯訪問的英剛兄。主要是討論此書的翻譯事宜，在信中我挑選了共 9 篇論文。冠明兄立刻回郵，並增加了兩篇，再剔除了初選的一篇，這樣共有 10 論文，此乃本書最初的雛形（此次出版時另外補入一篇關於般若文

獻的長文，即本書最後一章)。至7日，他整理出了這10篇文章的word版。在來信中，他特意提醒我，在2015年之前他的文章中的特殊字符會有一些問題。我們也商定有任何技術性問題，就和過去一樣馬上交流解決。

此後我每晚回家飯後，至睡覺前就固定抽出幾個小時。至10月7日，我完成了第一批3篇譯稿，並且將其寄給了3位老師。至11月3日，我再次寄出兩篇長文的譯稿。至12月4日，我譯出了第六與第七篇。此後因為進入年底，學院教學與行政事務纏身，因此直至2016年2月初我纔得以再次抽身，至是月29日，我譯完了最後三篇論文。此後，我開始全面重校，至4月11日全部校迄。但接下來，我們就都忙於其他雜事，幾乎把這本書給忘記了。

至2018年5月21日，冠明來信提到應該讓此書早點出版，並且提議讓他的一位學生(楊成林博士)來過一遍，以便爭取能夠在是年底之前將此書最後殺青付印。但此後一直到2019年末，我們似乎又將此事忘卻了。此時，因為我打算2020年初要前往復旦大學中華文明國際研究中心短訪，是以詢問冠明是否可能順便來滬參加我將要舉辦的工作坊。聊天之際，我們都覺得這本書實在拖得太久了。打算無論如何都要儘快將其出版，他也將楊博士看過的稿子發來，但至少從我收到的稿件來看，基本改動不多。

我們商量等他將《大智度論》一書交稿之後，就立刻全身心投入此書之中。到時候我們約定每週末還是用Skype將一週之內所遇到的問題都一次性處理掉。但旋即疫情來襲，我1月底返回新加坡之時已被隔離在家，2月至3月去復旦短訪的計劃也祇能臨時取消。而冠明計劃於此時的中國之行，也同樣如此。我們甚至直到4月初還在互相調侃，疫情對於學者的“意外好處”。冠明告訴我，他現

在困在家中，但與家人同在屋簷之下也沒什麼不好。並且，對於一位學者而已，被困在家中實在沒什麼了不得的，因為我們長年即是如此！然而，29 號晚卻從金華老師那兒聽到了讓人震驚不已的噩耗。

此後的數月，我也希望能夠將此書儘快出版，以完成冠明兄的遺願。但牽涉較多，最終蹉跎數年。最終還是金華老師允肯將此書列入他與湛如法師主持的譯叢之中。故而決定先在海外出版繁體版，以慰冠明兄之靈，更以此來紀念這位心地溫厚的學界故友。

最後借此機會，作為譯者，我也要表達一下對於旭日慈善基金會、湛如教授與金華老師的由衷謝忱；當然更要感激左老師在生前給我一個能夠好好研讀他著作的機會。

斯人已逝，但其所代表的學術求真精神卻終將永存！

紀贇 2022 年 11 月 8 日凌晨 新加坡